

豊川全集

卷九之卷十一
侍側紀聞 學旨



14
896
4



896
4



豐川全集卷之九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勉勤謹錄

同學諸子及門諸子校

侍側紀聞語錄

此道必合漢唐宋明諸儒先會歸於皇極乃克協二
帝三王周孔顏孟淵源蓋此道本大中至正圓滿
通達必偏黨頗剛之悉化乃蕩平正直之克協諸
儒先皆生學絕道喪之餘姿稟復有高明沉潛之
異不免皆從其性之所近以為從入又其時之所

值病各不同故其立言垂訓亦不無因時對症之
說故統會之皆孔孟之派而單用之多門戶之言
直須截長補短融異歸同乃克與從上聖聖相傳
一中之統脉絡印合此千古之公論吾儒之實責
抑所以仰報天地君親覆載生成之正職正分也
孔孟是博文約禮一貫之學文章性道一貫之學明
德新民一貫之學尊德性道問學一貫之學漢唐
以來諸儒去聖既遠不免各從所好以爲學拈一
放一時時有之卽自知其弊者極意調停終屬意
有偏着不免軒此輕彼故論其脉絡未嘗不與孔

孟相通而要之多割裂其全體大用以就其好尚
究成一家言耳今日安得已於折衷

吾於切用之物只爲是離之不可得故遇之畱心究
其生產製造之宜至於鶴頸何以長鳧頸何以短
桃之何以紅李之何以白不惟聰明有不及亦且
心力有不暇於合明之理原爲是昧之不可得故
遇之畱心究其源流偏全淺深之故至於雷從何
不處起歲星在何方不惟識見不能到亦且精神有
不暇於當行之事原爲是分之不容辭故遇之盡
力赴乎順逆常變險易之途而不敢已至於徇衆

好以求容工小技而希譽不惟力不暇爲亦且心實耻爲

不細讀大學不知秦漢以來學術之失

詳味六經四子得其要領後自然見得學術之本末

源流

我不謂學問可不格物理至如張茂先王弼州諸公之學得毋雜而無統

聞見訓詁是借以蓄德明理之事卽以此當學問而

且矜爲名高何異認張翼門作五鳳樓

不讀非聖之書這纔算得會讀書若去不讀秦漢以

後書此恐是胸無真見徒占上流耳秦漢前不必

皆可讀之書秦漢後不必無可讀之書何得據追

諸益以論樂

羣言淆亂表諸聖後世學術分裂多成門戶會歸孔

孟更復何疑然非取大者以壓小也觀東溟而覺

江河之淺隘也

識有所不及而強探力索此射覆之學耳雖康節橫

渠二先生有不免吾無二先生精力然亦不欲爲

也

不從六經四子採取古人立身經世之旨爲學終不

免於尋枝綴葉甚且不免敝終身精力入於旁蹊
小徑爲治終不免於雜霸小康甚且殫宵旦勵精
之勤流爲刑名刻薄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爲萬世師表孟子願學孔子而
文中周程張朱墜子則終身繩尺步趨依歸孔子
者也故子爲孔孟之階梯欲學孔孟者必自善

學子始

識得孔孟學術之大全是何淵源是何規模是何分
量乃不至以性之所近爲道從成一門戶偏黨之
學

孔孟是吾道大宗合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長以會
歸孔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子思言率性之謂道而爲二氏者之言曰大道無爲
夫率性豈有爲者而以無爲言道不惟只言得道
之一邊亦覺無與於人生之日用行習蓋道之爲
義特取於路者謂此理爲人人所宜行人人所能
行人人所雖欲不行而不得耳既無與於人生之
日用行習便是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豈得爲大
道乎且率性之道雖曰順其自然不事安排作爲
然人性本善而這善中則原具知覺篤實之意在

內有知覺卽能照察本篤實自能踐履故真能順
本善之性而行者合下知明處當不違其則是之
謂率耳初非信心真行任心肆行也彼學昧宗傳
濡染二氏汁瀝而喜以無爲言道者不事安排作
爲則信矣卽恐於知明處當無有也其於道之全
體大用如何能適協天則乎故不惟不中於世用
亦覺所謂道者特道中一點清虛而已然却要知
二氏原只求這一點清虛初不求中於世用蓋彼
原是出世之宗方惟恐世用之累吾性天故時時
言無言空言寂言虛言清靜寂滅以求超然出塵

濁之世而躋無爲之域又何暇慮及中世用不中
世用也是則二氏之所謂道乃自道其道而非吾
所謂道也彼吾儒見理不真者往往脈絡之未辨
以聖人經世宜民之道濡染於二氏超脫出世之
宗而二氏又往往扳引儒者迹似情非之說以求
免儒者之排斥皆所謂道眼不明自失本宗者也
吾儒之道原是經世之道故一切虛者歸實二氏之
道原是出世之道故往往實者歸虛不實不足經
世故吾儒所尚者仁義禮智忠孝節烈不虛不足
以出世故二氏所尚者虛無空寂清淨超脫然人

生天地間誰能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自爲其世者而遑遑焉求以出之且外仁義禮智忠孝節烈而自爲其道則與天地間經常之大道異矣異道卽異端矣異端塞路是乃正道之榛蕪有心世道者能無辭而闢之使之廓如耶故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闢異端而不得其情此儒者見道不明之過得其情而以爲不必闢亦吾儒見道不明之過道有天則有體用有分量天則之不協體用之不全分量之不合而以爲道在於是者是卽吾道之害也故以

爲是爭門戶占上流則二氏或可不闢以爲是還道量衛道體而廓其所以害道則異端何可不闢卽後世通行之法得其人以行之正可使躋於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法而其人不可不存正可使淪於喪亡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儒者論治動曰法古而不講於人存之旨又不知古道必有不能行於後世之事且不知後世之法未始非原於古爲之而區區是古非今雖謂之游談無根也亦可孔子之時三墳五典俱在也而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前乎此者不及焉固以世代緬遠史傳多荒畧失

眞亦其風氣尚朴道法未備未足楷模萬世耳故
刪書斷自唐堯以立君極蓋孔子上下千古見得
君道至堯而始隆故大哉一嘆有極口形容莫能
盡之之意巍巍蕩蕩煥乎數語謂爲定虞書後括
帝堯一生君極而特爲一讚可也然據孔子斷自
帝堯之意而帝堯以前無從多及亦從可知矣劉
道原氏外編雖搜羅之勤亦不可沒然矯誣非實
之嫌亦殊難免且傳書取其有益世教耳無關世
教而徒以搜羅見長亦見其勞心無當而識暗審
擇也故余嘗謂著述若非識高一世不足以信今

傳後自纂輯古人述作而非識高于古亦易雜而
無統

朱子綱目因溫公之舊托始威烈而弗及春秋以上
至唐堯禹攷之世是乃遵經避聖之義然正所不
必也春秋因魯史而作故編年從魯若統千古而
歷敘統系則改魯從周理在不疑至春秋以前以
至唐虞之世凡有年可考有事可徵者統就史法
以歸體要是亦孔子之所欣待觀其刪書而備唐
虞夏之禪讓錄三代之盛衰夏禮殷禮之欲言而
傷杞宋之無徵則其統貫二帝三王之代以就綱

目編年紀事之例安在非孔子之所深取耶至於春秋以後威烈以前數十年事迹雖衰亂餘波然亦世代之必經且威烈以後可以編年歸要安在威烈以前接於春秋之代不可使就綱條乎况史取勸善戒惡以正人心維世教耳勸善必令善可爲法戒惡必使惡真可懲惡之可懲則如威烈以後彰彰矣可法孰如二帝三王而於其千百年道隆法備之典訓未就史法統成全書則是宇宙史傳獨綱目有可戒而無可法也寧非宇宙一大缺陷乎今安得深心大力鴻儒合唐虞三代以及

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後逮威烈之世凡傳紀之可考者秉經酌雜去僞存真與綱目合成一法戒昭然足垂百世之書者或曰如兩漢賢君唐宋哲王安在無可法者而以爲無可法何也予應之曰特賢於昏暴者耳汜可小康斯稱善耳盛德豐功曾何敢望三帝三王哉故道法之宗必斷自唐虞三代仲尼所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唐虞本一中之傳以爲治法故堯之成功文章淵源於欽明文思溫恭允塞舜之時雍風動本於濬哲文明允恭克讓大禹祇台而建平成之功成湯執

中以為九圍之式至於文武聖聖相承周官周禮合聖作明述以成一代之典章而無非本關階麟垂趾之意以措注蓋帝王之治法本有本心法為之根柢者今試問漢祖唐宗積功垂業曾有何危微精一心法否故原其心術祇循術之餘波極其治功特驩虞之小效蓋古今王霸之迥別如是論世者必有見於此然後可以辨道法汚隆世運升降之故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是傳天下之時也正宜言天下之何以治何以不治以為法戒而堯之授舜止允執其中舜之授禹亦止本堯相授之旨而申之以危微精一之旨嗚呼即此可悟古聖帝王之道法心法矣

細看程朱二先生諸經註疏覺得前此註疏多如嚼蠟匪獨二先生生平其後羣言既備折衷為易緣其學有淵源故於其疏文解義之中多能窺見從上聖賢心源遂迥異乎一切模擬訓詁之浮說蓋糠粃精鑿入口自然迥別也

近來有一輩學者揣一妄駁程朱以為迂濶今且勿論程朱何等道德何等踐履即將漢唐以來名儒

之議論行事與程朱之言行一相比較其醇駁淺深是非當否亦自一覽可辨乃論世無識竟貿貿而訾之又有一輩學者端一貶駁陸王以爲近禪今且無論陸王事功文章匪禪所有卽其言心性言立本良知處禪之說王於離塵超空以爲出世張本而陸王之旨王於近裏務實以爲經世張本苟有識者叅互對質亦自了然分明况其宗旨皆淵源於孟子耶乃忽而不察但羣附而擯之余謂此二輩人者不惟學無深得不能深見四先生心源密造卽於四先生遺書亦未深讀也讀之卽不

能盡解焉有不知其梗概者

吾儒之學理須公諸宇宙學必準乎聖神不公諸宇宙以爲理則偏黨之弊不可言不準乎聖神以爲學則門戶之弊不可言故君子取善欲弘而師法宜正

漢唐諸儒解經往往如猜枚射覆宋儒出乃始得的當親切之解緣聖賢說話皆根心爲言非有真實窮本之學縱強探力索亦必不能見從上聖賢心源焉能採取聖賢言中之旨而發明其義蘊漢唐間學脉不明一切註解雖曰依經疏義然其實以

自己識見爲依傍摸擬之說幾曾會得真諦耶宋儒造道深故其解經真幾幾乎昭對古人於一堂孔子之學得孟子而益明六經四子之書得宋儒而真解漸出昔人謂自河南二程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信非虛論也

有天下國家者但明得上天生民而立君之美自不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亦自不忍以一人喜怒嗜好之私拂天下公共之情但明得大君爲民父母之義自然與民同其好惡而以斯民之不得飽煖逸樂風淳俗良爲已愧亦自然以斯民之必去

其饑寒勞苦澆漓鄙薄爲已責自昔孔子之言曰如知爲君之難也庶幾乎一言而興邦予亦謂如知爲君之重也庶幾乎一言而致治故王道以知要爲本圖

上天甚愛大君者愛其爲小民父母耳是則小民者乃大君之命脉也必皆使之飽煖逸樂而無怨咨寃苦之情以傷上天之心乃足祈天永命於無窮臨天下者必容執敬別兼全統備乃足滿大君之量然要知有容非姑息養奸之謂有執非剛愎自用之謂有敬非修飾儀容之謂有別非刻薄苛察之

謂必使仁真足以容而原合義禮智以爲仁義真
足以執而原合仁禮知以爲執禮真足以敬而原
合仁義知以爲敬智真足以別而原合仁義禮以
爲別故其仁乃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之仁而自無
姑息養奸之弊義乃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之義而
自無剛愎自用之弊禮乃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之
禮而自無修飾容貌之弊智乃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之智而自無刻薄苛察之弊四德一體而異用
故四端異施而成宜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
然惟聰明睿知之君乃足語此者則以惟聰明睿

知之至乃能有高明廣大圓滿洞徹之識故能有
探本窮源知至知止之學知之既明自然踐之必
實滿腔子皆仁義禮智之充塞蘊含故臨民蒞衆
自然無施而不當嘉舜之惟精而乃能惟一精一
而始能允執其中則此旨也漢唐而後英君誼辟
非無明誠然何嘗有探本窮源明善惟精之功既
無明善惟精之實功豈得有誠身惟一之真修故
極其聰明所至非勦襲道德之近似迹似而情非
卽僅得聖賢之一體偏頗而不全最高者亦不過
措天下於小康得驩虞之淺效耳舉古聖王莫不

尊親而履是配天之隆規邈乎無聞也後世人主
眞有志於配天之業者非眞有仁義禮智當可之
施不可欲眞有仁義禮智當可之施者非眞有明
善惟精之功不可嗚呼微矣

圖治以得人爲第一義故古之聖王皆屢求賢如渴
之思然知人殊非易事故古者明君之進賢必屢
如不得已之意求治不務得賢求賢視爲易得吾
見所用之未必賢眞賢之未必用於以圖治猶却
行求前也心雖勞終無益耳

良法善人原不可偏廢之事然人存則政舉人亡則
政息古今來有不敝之人無不敝之法故與其議
法之詳不如求人之慎有治人卽治法在人中矣
後世有志興化致治之主往往詳於議法而畧於
求人此所以法屢變而治終不可幾於上理爾
立善法不如得善人以善法得善人而後善也然使
法之不善縱得善人民亦不能深被其澤一不得
其人而弊不可言矣故治國者旣須悉心求人亦須
講求善法

昔人云千里而得一賢猶比肩百世而得一聖猶旦
暮此言人才之難也然要之眞儒王佐固曠世難

觀至若兵農禮樂奔走禦侮之任但使朝廷鼓勵
昔有方任用得宜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正不
藉才異代

君天下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包天下之量貞天下之
力遂天下之學然後無愧首出萬物之義故四德
缺一不可然學爲樞機學之不明不正識或流於
察察之明甚者誤用其聰明於不必用之途高之
不過漢明帝之聰察明世宗之綜覈卑之至爲宋
徽元順之小技量或流於隱忍甚至漫無可否姑
息養奸高之不過爲漢章之長厚卑之至爲漢元

帝明建文之優柔力或流於好大喜功甚者誤用
於悻悻之一決高之爲漢武之雄斷宋神之果行
卑之至爲唐德宗之蹈禍不悔是則人君之學尤
屬點化識量力三者之丹頭也故聖學不可不講
而講之尤不可不精

昔孟子以知斯二者行而弗去爲智之實則是徒知
而不能實行與行之而功力間斷皆屬虛見而不
足語於真智從可知矣此卽知行合一之旨所自
來世儒於孟子之言遵如成憲而於知行合一之
旨輒加排駁則是徒知五雙之爲一十而不知一

十之卽五雙也亦泥形迹拘名忘實矣

王文中程淳公而有七十之年其於聖道也幾矣張南軒陸象山而有七十之年其於學也幾矣諸葛忠武王文成而有七十之年其於業也幾矣三代而後天之生大賢也不數而每不假之年使得遂其學展其抱以終其明道行道之志將毋天地真元之氣真薄於古耶每讀書至此直欲借巫咸以上扣帝閭

明道先生天分高學力亦到故表裏洞然學行淵通真千年間中行之選也伊川紫陽則志篤力勤故其所造充實光輝使居大位得志行道遇轆轤擾攘之秋明道優爲伊川紫陽之爲至於正色立朝進禮退義爲官方師表吾道儀型則三先生無彼此也

論世知人這裏須要知言窮理之學直能到得我所尚論之人乃真能論其世以知其人不然卽言設身處地亦只以我私見妄擬古人耳縱無私心亦不得當也

二曲先生學脉與延平先生相似皆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親切卽動中自然得力蓋龜山門下相傳

程子教人指訣也而二曲先生尤教人於日用倫物進退辭受間着力以守其心之所存則尤爲動靜有程於初學更確有依據

卽行可以驗學二曲夫子於辭受進退間七十年壁立如山尤有鳳翔千仞之槩今之學者每喜以文害辭辭害志之說附和譏彈嗚呼亦曾觀先生之立言如何命意且如何立身耶

南宋之末眞西山先生是有體有用好學者其志堅其力勇其學術有要領而才亦健勁屹然爲偏安之宋天柱地維不獨大學衍義一書垂憲百世也

人眞道學中僅見之人

有明郝京山張江陵熊江夏皆楚產京山窮經之專精刻若太岳相業之敏健爽切江夏經畧之明識銳才皆足凌轢一世而於自用二字皆不免病入膏肓累德賈禍將無楚中山水雄悍之氣移人性情雖賢者亦不免囿於其中而不能自克耶每讀其書爲之掩卷太息者久之

或問太岳之過在不能成功卽退耶曰太岳之過却不在於不退使太岳顧忌嫌疑而早退幼主德性未定身之去就實關國之安危爲身謀則得爲國

謀則不忠矣故去非所以責太岳也惟是諸子聯
第門生驟顯親戚貴盛而遇攻彈者則擯斥之至
於不容極一時之寵榮威赫而不復留餘地以自
處是雖承奉附會者之先意輻輳而太岳不能斂
之就約則亦不可謂非富貴移人侈心漸生也以
獨斷獨行之取怨取忌又益之以榮寵威權之炫
耀赫奕太岳之得免於身亦幸耳又安能已於身
後之媒孽耶以此見成功難居功更難君子貴明
哲建事之才尤貴淡泊寧靜之學也

人臣無以寵利居成功霍子孟張太岳皆反此道安

得不貽禍子孫

范蠡泛舟留侯辟穀功始成而身卽退真可謂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也然君臣之間不可言矣此魏鄭
公之所以願爲良臣也

論者皆謂漢昭烈與武侯足稱千古魚水之歡不知
武侯之志有不能盡行於昭烈處卽昭烈亦有不
能盡用武侯處明良喜起眞千古爲難
張太岳若如武侯之集忠廣益恩怨不形桑田不加
身後安得有禍如此之烈然亦明神宗無漢昭之
明并不安於後主之暗故太岳至此古今人亦有

幸不幸耳

留侯始而傾家爲韓報秦及秦已滅漢方興而卽托病以去神龍變化可見可潛論者以大智許之當矣然吾謂智之一字何足盡此公直是拏得起放得下智而且勇者李太白辭章之士而其詠圮橋曰豈曰非智勇智勇兼許亦可稱獨具隻眼知言論世矣

武侯當昭烈之崩暗主臨朝強鄰窺間中間矢志爭寵之人窺隙抵釁者不一而足乃卒之暗主委心百爾畏志強敵且鯁鯁焉顧慮備虞之不暇此固

其勤慎敏練之才足以集事弭患攝服人心亦其平日精白之心公誠之行足以信朝野而服與國耳今觀其未遇時抱膝長吟是何抱負而身娶醜女兄弟躬耕師友一時之名賢高士而不屑爲陳荀輩之濡迹權奸及托孤寄命主少國疑則鞠躬盡瘁開誠布公恩怨一毫不形桑田尺寸不加嗚呼此心直可信天地泣鬼神孚豚魚也况於人乎向使霍子孟張太岳有如此之躬行亦何至有如彼之烈禍故霍張諸葛皆有尊主奠國之功而禍福霄壤非獨遇合之幸不幸抑其自處有善不善

也秦漢以來聖學未有眉目而此公獨超超乎躋
王佐之堂亦可謂天地精英之氣鍾之獨厚矣每
讀其傳輒爲神往不盡

當人國家大任無好事功祇是無好學術無好學術
祇是無好志氣不得藉口於時勢難爲

凡人所謂難爲的時勢正是可爲的機會惟身不當
其任則難言耳若身當其任矣不道自己無識見
無力量爲時勢所限制而却曰我識見力量亦無
用處則不惟冤却時勢亦冤却識見力量矣真識
見時時見幹濟之良機與力量處處有幹濟之弘

功安有不可爲者

昔鮮于子駿以新法峻急問康節以去就之計康節
曰新法固嚴寬一分卽民受一分之賜這人當人
國家必定有轉移幹濟之畧惜乎未用於世也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天下固有難爲之時勢
然安有真識見真力量而尚阻於時勢之難爲
德無常師四句脉絡內含蘊道心惟微精一執中之
旨唐虞三代之學原是同條共貫

非明善則路途不真卽行爲冥行非誠身則踐履不
實卽知爲虛見故千古聖學皆知行不偏明誠交

盡而以格致誠正一到俱到爲大學本務也
敬義立而德不孤聖學內外表裏天德王道舉該於
是故敬義夾持之旨程朱恪守爲宗傳盡千萬世
才智高明之士談元說妙總不能出此範圍
此事不是要說得元妙高深勝出前人只是要滴滴
歸源實落切於吾身心倫物作俯仰無愧之人
或問盡心章畢竟如何分析宗旨家君曰陽明先生
生安學利困勉之說牽強難合無論盡心內卽有
學利困勉工夫夭壽不貳非困勉者之易幾且立
命是在天立地造化在手的本領困勉者到知之

成功一致處雖無不可至然豈可使以此等事屬
之困勉卽朱文公分屬知行亦微覺按之節脉未
盡脗合看來此一章是孟子本易繫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之旨而推原其一貫之理相生之功揭出
以示人也蓋首節固是言窮理之事次節固是言
盡性之事末節固是言至命之事然首節盡心內
卽有存心工夫在內知性內卽有養性脉絡在內
知天內卽有立命脉絡在內而究之一盡心知性
而天與命無不淵源於此卽知之存之養之事天
立命之義無不蘊含其中下特就其義之所歸分

析之耳是則程子所謂窮理盡性至命者乃是就學術血脉上統論易旨而孟子之取義則爲世儒看得天人性命支離不貫者指點其理之本一示人知所從事也故不惟就知行泛言之說微覺失孟子當日語脉卽程子所云窮理便盡性至命之說理極精微而亦於此章異其蹊徑也大抵看此章書旨將心性天命四字解得的當將盡知存養不貳修身以俟並事字立字之義看得貼切將者字也字則字二所以字推原得分明將章旨節旨提掇得透亮將心性天命之理一分殊盡心知性

之所以知天存心養性之所以事天不貳修身之所以立命打得通徹卽通章大義自可曉了也若逐節生解非支離破碎卽拘泥牽強矣惜無由起孟子於九京而面質之也只而直其美也亦未存心養性以事天此西銘發脉之祖山而張子原始要終推闡其義遂若獨開此堂皇弘局這纔是辨九州於指掌的識力古文似合三外取一文中子謂書殘於今古是謂書經秦火雖殘而存者猶留其真一經伏生口授其女其女轉授晁錯而中間殘於脫簡遺訛者遂多耳然尚未至僞者亂

真也自安國古文出而真偽淆雜矣蓋今文中脫
簡訛謬信不無之若古文則圓潤華美迥異今文
之盤鬱質慤已可疑已且今文盤鬱質慤之中歷
代手筆仍自各別而古文則合三代如一手是尤
可疑者但中間精義亦往往在焉恐非安國所能
盡託故前此諸大儒亦不敢盡疑其偽也京山直
斷古文爲偽書雖不爲無見而並其義理亦抹煞
以爲不當則矯枉之過耳大抵自秦火而後古書
之僞託者固有而遺經之尚畱者亦多依真補僞
如大小戴記中往往依托孔子之言行亦其明證

也吾輩讀今文當知其中原有遺說讀古文當知
其中非無精義第平心論理而不硬執已見則雖
真僞攸分庶幾長短不掩今文古文皆足爲我資
益而不至泥古之失爲文中子笑爾

當孟子時書尚未殘如武城一篇亦必西周盛時史
佚輩所敘也孟子尚以爲盡信書不如無書於武
城但取二三策焉矧經秦火之後又屬伏生女子
晁錯三人轉授之後安得一盡屬無訛且卽文
義無訛安在其中義理無如武城不可盡信之類
者况古文最晚出中間可疑者實不一而足故讀

書以得大義爲貴若徒執泥文辭而不知據會通以觀典禮見笑於孟氏不能免矣

或有問尚論古人之道者家君曰天地間無事不有公理公評况古來大儒之學自有千萬世不泯之公理卽自有千萬世不昧之公評其長處自千萬世公長不因我輩之長而長其短處自千萬世公短不因我輩之短而短我輩亦惟是平心論理不執已私庶幾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更若見理不深未能遽定優劣却須設身處地依理品題切不可徒徇人言迷目信耳

文中子書不無門人附會然無他這大識見大心力作張本如何借託得來或又以爲阮逸附會阮在宋與安定同時會同之製造樂律亦未見有卓然之議如何有這許大識力附會得看來學術自漢魏以來墜緒茫茫天心憫之故特生斯人爲周程開闢蠶叢以啓道脉於後世耳然今觀程朱力肩絕學終身孜孜精微細膩處不無遠於文中而究之誰爲副文中之志期規模者向使天假長年必且更造淵醇惜乎未至中壽遽爾損奪不可謂非天地氣運之薄也每讀其書輒爲嘆悼移時不能

自已

戴記一書經緯真贗淆亂糅雜必須分經別緯去僞存真使成一綱條釐然真足經世立教之書乃克與易書詩春秋相配不愧宇宙五經之目顧前乎此者元之吳幼清氏亦嘗條其綱目大小爲次第然止於就其篇中各分前後殊未能統舉全編會通釐正且其真僞未分則亦是非未辨亦無以定千百世人道坊維而成一不刊之經今日安得有深心大力人舉千萬世公案一定其是非曲直而揭日月於中天者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齊桓晉文無非攬諸侯以伐諸侯而前儒每謂春秋獎五霸亦異於孟子之言春秋已

春秋一書舉十二公三百四十二年無非上無天子敵國相征之事功罪是非不言可明但於俱屬不義之中微有曲直之分故褒貶之中微有嚴恕之分爾然總之括於孟子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之一言而無餘後之言春秋者何得舍孟子之定論而自生枝節

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若二氏無父無君之教斷以

春秋之法不知當以何律

徒尚講論中何用讀一句即實體此一句明一義即

實踐此一義庶幾有明善誠身道岸誕登之日而

門人有問時風眾勢移人難以自立者答曰亦顧其

自立何如耳記曰匹夫不可奪志常人下一定志

雖死生禍福不可移况賢者信理之操見明守定

豈有時風眾勢足奪之者即如近來學使一席論

者咸謂院無牽滯易於行志道則上下掣肘自立

殊難舉世相沿千口一致而江西可亭朱公以愈

憲居之三年中冰操自持終始不變竟為本朝新

學吾省者第一人朱公何嘗不是學道學道何嘗

不可自立而所謂院之少掣肘者又豈必皆能自

立者乎吾輩凡事亦宜講自立之道何可借口時

風眾勢自開隨波逐流之門壞人品誣世道也况

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朱公自正其身上下之交

際不行公私之請託不行亦可謂落落矣而上憲

禮重之倍至下僚畏服之益深及在從前學使之

上及以解卷微望吏議而東西督撫殷殷以保章

上聞三邊八府生童皇皇如失慈母大暑中從千

至有非諸生第上等童子被甄拔者亦可見士君子自立之果真不惟非時風衆勢之能移正無不可自我移時風衆勢也大抵吾輩今日愁自立之不真不愁時風衆勢之移人時風衆勢移人必自已是時風衆勢中人耳大君子砥柱中流挽回風氣宜自信無自惑

京山於九經解用數十年閉戶討探之功其刻苦沉摯之力卽河會姚涇諸先生讓之有明經學應推此公顧其自信之過殊欠虛心往往詆譏程朱無語過此自其褊復之失無可爲諱然其窮經之專精用力之深久亦何可廢也而近來學者不知切指其失却於其經解亦一筆抹煞亦可謂信耳廢目矣

明朝有三大書其一王文成公全書中間見解之精透處直欲探天根而躡月窟其一郝京山先生九經解不獨其疏解詳密一空前此諸家註疏卽其見解之卓越足以上會前聖心源者十且五六至於精神之專刻苦之深是亦一代諸儒之罕及不謂之深心大力不可也其一鄧元錫先生函史融液二十一史之精華折衷千古之道德名法不

冗不畧有倫有要斯亦古今世史之獨有陶鑄者
也顧文成之書京山之解其高明精卓處迥出前
人而其師心過甚處亦病深於中材至於潛谷函
史其筆意務爲渾噩固其氣質使然亦似立意欲
脫晚近虛滑氣習以上追西漢之制作奈其氣體
凝重篇法瀾灑語意亦時帶結澹讀者苟非沉潛
解悟之士且必不終卷而思卧則亦尺璧之瑕也
著書之難如此

學正則識益真識真則學愈正學者無真正學術只
是無真正識見無真正識見亦是由無真正學術
有志者欲得識學相兼真切正大必奉大學爲準
則而從格致以入門到得知止知至之後卽內聖
外王表裏俱到明誠統貫矣

此小更有餘... 也... 人而... 史... 脫... 每... 於... 限... 亦...

豐川全集卷之十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勳勉錄

及門諸子校

侍側紀聞

性理

家君一日與友人言及太極圖說謂圖說義理不特於宋為僅有自孔孟後歷漢魏隋唐千數百年間實無此精深奧衍真契羽翼六經今觀其于造化人物來頭一一推求得分明于生人立極脩吉之旨一一指點得的確原原委委無不根極理要中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興聖道之功真于斯爲大也一友曰某嘗看其中
議論多前人之已言亦似未有他異家君曰雖皆
前人之已言然前人是零碎說亦誰會如此徹首
徹尾說得的當分明者凡講道理只要說得的當
分明何以異爲且他人不能說到徹首徹尾分明
處而獨能徹首徹尾的當分明卽此已便是異也
友曰當時謂其出于希夷不無老氏餘旨之疑後
儒亦往往以此議之何也家君曰此皆不免以成
心論公理耳今無論其出于希夷爲影響之談假
使真出希夷而以如此精深微妙之理通以禮失

求野之義亦當推爲天地間大經大訓與六經四
子並傳况希夷傳下一脈如种如穆如李又如康
節俱有傳書却不見有如此中正完全議論而獨
發自周子則亦安得不歸功周子也然某則竊敢
道是周子此圖卽不無傳授而徹底打通探出至
靜立極與旨則其獨得耳盖其爲說靡不與通書
相表裏而其他染老氏之餘瀝者必不能到得這
裏也論世知人當或不誣也
旁一友曰如此則象山胡爲而有無極之辨家君曰
象山之疑以爲太極本無聲臭無方體而圖說復

有無極而太極之說不惟有似于無極又生太極
將母作子亦且視太極爲有聲臭有方所之物非
太極之本義矣此言亦自有理但無極而太極是
文字到此極難下語故順勢爲言乍讀之亦覺中
間而字一轉有似于太極又從無極而生分却先
後不知讀時但將無極二字一頓而太極三字一
直讀去則文義亦自明白昔有一太守訪一處士
其人適往田間聞太守至匆忙而歸始坐定太守
卽起問曰請問如何是太極處士喘尙未定卽大
聲重頓無極二字而答曰無極而太極太守聞之

卽起謝曰領教多矣蓋重頓無極二字則言下自
可知無極爲太極而太極本無極矣况下文分明
言太極本無極則亦自解釋分明卽何得疑而字
爲無極生太極也然在周子立說之時亦自知無
極而太極一句不免痕跡不無語病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之語不無階級故隨結隨解曰陰陽一太
極太極本無極得此二句圓融無碍卽上數句會
意可通矣象山雖據理而言亦不免以詞害志也
友曰無極太極而字可以意解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生字恐終不免落于階級耳家君曰生字語病

卽不無然要之此處下語亦極難融適今但能按
下邊陰陽一太極之意解此二句則太極之動卽
陽之生太極之靜卽陰之生從太極之動靜着眼
而以生字替作卽字以明此二生字乃言陰陽之
所由分而參以朱子圖解○此卽陰陽而指其本
體不離乎陰陽而爲言數語則亦自無不可通也
大抵吾輩讀古人書在以意逆志而得其立言之
本意始爲知言又須統看上下文義融會貫徹則
可以上通古人微意不然卽論語之毋意毋我雅
詩之不識不知易繫之無思無慮有類告子之無

善無惡老氏之絕聖棄智佛氏之善惡不思而讀
書處處成碍矣友人釋然

家君又嘗謂友人曰圖說義理淵微圓滿可謂貫三
才而一之至中間下語奇闢精卓真若有智靈天
啓不可思議之妙如無極而太極雖微有語病然
語自奇闢其他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諸語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疑五語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數語形生神
發等語皆若此理合該發洩此老代天爲言者至

于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立極之旨在今日諸儒
先闡發詳悉學者習見習聞亦視爲言理家常談
却未思當未有圖說之前歷漢魏晉唐千年間何
人發明得到這裏而周子特地揭此弘義真天聰
天明獨闢混茫爲千百世洗發眼目論其功當與
畫圖疇教稼穡倡仁義同論有補世教不小也這
纔是高明之識深湛之思至若漢楊子喜好深湛
之思而太元一書費如許心力徒成易道之贅疣
有之不爲益無之不爲少思則思矣聰明誤用深
湛在何處也又如蔡元定先生作洪範皇極內篇

皆無關於聖道有無之數轉覺多事滋擾又成子
雲之優孟耳以此看來周子真天生神智爲吾道
守先待後之鴻儒也或曰仁義中正主靜立極六
經四子不昭昭乎家君曰自孔孟而後學脉失真
雖宗公巨儒亦只成得依傍模擬之學故漢唐間
經學授受只成典要器數一派抑誰爲得孔孟之
真者自周子主靜立極之說出而程朱諸大儒乃
愈推愈精益求精澗益大浸浸與從上一中授受仁義
相傳微旨合符亦可謂有取日虞淵之功矣故予
嘗謂孔孟而後有董子而人始知有聖學名目有

王文中而人始知有聖學門庭有周程張朱而人始知有聖學壺奧雖數子者學有淺深精粗而要之卓乎爲孔孟功臣也

家君又嘗言太極圖說首五句語意未融處尙有之至于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兩箇一字一箇本字不惟本句語意精該並使起句未融者一齊融通可謂妙絕千古矣談理必須如此識力筆力乃足發微闡奧至朱子圖解如于仁義中正亦分動靜陰陽體立用行或不無分析過甚之意若所謂此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非離乎陰

陽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云云數語則通體融徹不惟義理精透並可融圖說無極太極生陰生陽等處語言之未融解前人書者必有如此見解筆力然後不至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湮沒其本旨耳家君又言太極圖說周子不獨爲人明太極之體用正是從太極之體用推出所以生人者只此無極之真一五之精本來粹精至善人旣稟此理以生則是性中具太極之全理矣便當主靜立極乃無負所生之本末身故終之以聖人之立極勉之以君子之修德惕之以小人之悖凶亦猶西銘不獨

明理一分殊之旨而歸本于盡性至命爲事天之道也言畢因又顧謂兒功曰昔人以莊子易以道陰陽之語爲名言如我看來亦只說得半邊耳蓋易是數聖人卽陰陽消長進退之當不當示人以進退行止之法戒非端爲道陰陽也大抵古聖人立言垂訓皆爲世教立之防維如衍河圖而畫卦者大易之所由來而文周孔三聖人却一一歸重于勸善戒惡衍洛書而叙疇者洪範之所由來而禹箕二聖人却一一推其義于經世宜民初不單言天道而歸重人事卽此可以見古聖人之用心矣彼索之渺茫崇尚元虛者雖曰神道設教豈能免惑世誣民之弊

又嘗言人心同體太極適如其體者是之謂大人靜而廓然大公所以與太極同體也動而物來順應所以與太極同用也靜何以廓然大公靜而無欲也動何以物來順應動而無欲也無欲其要乎又曰本來與太極同體適如其體則便與之同矣無欲則適如其體

一友問如何可以見得吾心與太極同體家君曰此非可以言語盡別人說亦終不親切公但于一念

豐川全集卷之十
無欲時體驗之久當自得之然若不真能到得無
欲卽體驗亦只成模擬億度之見與原來體段不
符也

周子自註主靜曰無欲故靜只這一語千古聖學一
點滴骨血也淵源洙泗矣

明道靜定動定之旨淵源于周子無欲故靜之旨周
程一脈相傳真所謂心印宛然先後同揆人疑明
道終身未言太極圖說不知濂溪太極一圖要領
在主靜無欲而明道定性諸說發明此旨滴滴歸
源不啻揭濂溪主靜之旨于中天何必無極太極

陰陽五行喋喋口舌然後爲薪火相續耶

或問立極之道何以獨在主靜無欲家君曰無極而
太極故雖二儀五行變變化化而貞靜者自在其
中人本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妙合而成故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雖萬感萬應而其本體之靜則有
未嘗失者一自蔽于人欲中正仁義之不脩而靜
體始失天人乃懸絕而人極不立矣故仁義中正
所以全吾太極之全體大用以立人極也無欲尤
所以攝吾仁義中正之真機而神吾明通公溥之
妙用也立極之道舍主靜無欲將安屬哉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八
人心全體太極只爲有欲則失此體段若能主靜無欲則渾然太極之真矣

人性本善故天理者吾之本心也而天理則完完全全與生俱來故雖萬感萬應而常自無加無損無動無搖故天理者貞靜之道也人惟蔽于私欲而後紛擾不寧雖至獨居靜處亦且千頭百緒交投並至若能體認天理則無欲而靜矣靜則當下還真雖酬酢萬變而此中之湛然堅定者不移故從欲則雖靜亦動從理則雖動亦靜濂溪之主靜非耽靜之謂無欲之謂耳無欲非絕欲之謂體認天

理之謂耳

靜而無欲看與太極同體否動而無欲看與太極同用否

又曰無欲則靜虛而明通與太極同其體矣動直而公溥與太極同其用矣既與太極同其體用安有不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者朱子解太極之義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看來周子無欲二字尤吾儒所以樞紐此樞紐根柢此根柢也濂溪先生真可謂探天根而躡月窟矣

太極圖前明造化生成之妙而要歸于中正仁義主
靜立極

談理不索之眇茫此周孔繫易之微旨康節徃徃于
陰陽動靜毫分縷晰既無異鏤水繪空又其言造
化每從陰陽剖判後見定着一言之亦覺于其中
陰陽不測變化無窮之妙未能一一昭合若太極
圖未嘗不推索得造化原委分明然却是從寔理
中溯其淵源覺得一切皆應有之脉絡此亦識見
高下淺深之所由別學問道器之所由分太極同
一友問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是造化之功用二氣之

良能主靜無欲何以遂與之合德合明合序同吉
凶乎家君曰天地之德太極爲之德日月之明太
極爲之明四時之序太極爲之序鬼神之吉凶太
極爲之吉凶太極歷萬古而不變不搖不動不息
故天地亦萬古其德而健順日月萬古而長明四
時萬古而長序鬼神萬古而吉凶不二蓋太極以
貞靜爲體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從太極生者
亦無不以貞靜爲體也人心全體太極惟欲動情
勝則失却太極體段與天地日月四時不相合同
耳聖人主靜無欲則吾心之體卽太極之全體吾

心之用卽太極之妙用太極且不能遠而況于天地乎而況于日月乎而況于四時鬼神乎既合同太極圖說雖無一不淵源于易翼但易翼是逐處散說圖說則統會爲一易翼是隨處畧說圖說是探本詳剖中間又補足立極機要使人知所從事寥寥一圖遂貫三才而一之神禹聚金以成鼎女媧煉石而補天先生之于斯道可謂有陶鑄神力矣而亦可見其于易會心獨深真能神而明之也家君又嘗語及太極圖西銘謂功曰濂溪先生胸中真是包絡三才橫渠先生壯志直欲柱地撐天學者苟非枯木死灰展讀一過褊狹怠弛之習未有不豁然解脫奮然振起者

孟子性善之說淵源于易繫繼善成性而易之繼善成性得太極圖說益覺推究得脉絡分明蓋易繫繼善成性是渾淪的話得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數語始剖拆得繼善成性之來路曉了向若不得如此一番剖析初學亦尚未易解其所以然也周子主靜之靜該動靜而爲功是卽敬字主一無適統貫動靜之意但周子從定之以中正仁義立說

靜義于定為切故以靜為言今觀大學之定靜相
因蓋脉絡昭合也然要之敬即靜中自然收斂之
真精神而主一之主實即主靜之主以為敬與靜
異理者不惟不知靜字真血脉亦不知敬字真血
脉也故朱子南軒解主靜皆以敬字替之蓋謂靜
敬一理而不知敬之即靜則靜尤易涉頑空也或
曰程朱後來單言敬而不言靜何也家君曰程朱
防流弊之意也蓋周子主靜之說義理本自精微
亦本無病痛自程子慮其或流于耽靜厭動故易
靜而以主敬立宗乃不謂至程門末流而耽靜之

弊且未已也故朱子防之尤嚴而且累摘靜之流
弊以為戒其意蓋謂言靜字恐人失其宗旨入于
坐禪入靜之途言敬則動靜一貫本體工夫合同
俱在且歷聖相傳學脉此為的確故二先生每每
多言敬少言靜耳是蓋立教明宗防弊慮遠之道
耳初非謂敬之異于靜也

讀西銘前半篇雖欲自私而不可得讀西銘後半篇
雖欲自恣而不可得
又曰將天地間俯仰不愧的道理窮源探本傾廩倒
倉而發之真是開拓萬古之心胸

西銘之理是天地間合有的道理其文字自是天地
間斷不可無的文字但從前無人說得如此愷切
而張子遂窮搜其底蘊而暢發之開關啓奧與中興
聖道之功宜乎與周程並推也然二程尙授學濂
溪兼有父教張子不聞有提掖開導之資而特地
自立如是真無待而興之豪傑也

西銘道理拄地撐天無開天的識見無闢地的胸襟
如何道得隻字這纔是天地間大文字可以羽翼
六經

西銘好見識被他將仁之本量與仁以爲已任的意

思一齊掀出天開日明真是千百世無人見得及
西銘道理大功夫却切實細膩看他前邊是甚麼局
量後面是甚麼心行孔曾思孟之後何人到得這
裏

西銘道理范文正公畧得幾分軀殼王文中畧有幾
分志力二程兄弟覺只得幾分精神朱文公覺只
得幾分規模王文成覺只得幾分聰明未見有克
副全量者盡其量真是到聖人田地
太極圖西銘真是萬象心生乾坤在手小丈夫如何
夢想得及

讀西銘時不生感憤弘毅之志其人必精神處却其
心暴棄

西銘是吾輩做人正當樣子須讀時生愧悔之心讀
後下實踐之功則讀時不爲口耳之學卽做人亦
當不至苟且庶幾有以自立而將來不愧戴天履
地之身耳若讀時亦只當好議論讀過無思齊則
傲的意思過後亦並無刻勵遵循的工夫不特辜
負天地生成之意並辜負此老一片婆心矣
程子謂訂頑立心可達天德讀訂頑者須窺見從上
聖人踐形盡性的精神命脉庶幾可望知德

每讀西銘輒覺平日褊淺因循之罪無以自解

西銘與太極圖說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推宋朝四
大篇文字余則妄謂春秋傳序當讓易傳序易傳
序尤當讓太極圖說西銘而太極圖說尙當讓西
銘也蓋春秋傳序雖道理正當然亦尙覺廓落不
及易傳序之簡切而易傳序則雖簡潔切當亦尙
覺有鬱而未暢之意不如太極圖說西銘道理圓
滿文字精卓也然太極圖說中間亦尙不無一二
語病猶須推原解說又其於造化生成原委聖人
所存而未敢直論者一一刻劃言之雖爲言精妙

豐川全集卷之十
發千古之未發亦未免盡火捕風之嫌不似西銘大而實精而切高深宏遠造其域直至聖人而却無不切於下學遵聞行知以此留傳天地直可作經也

記之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事天孝經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皆與西銘之旨互相發明亦西銘淵源所從來而西銘則獨會得這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的道理曲暢旁通圓滿周匝遂卓然自成一段經天緯地的大道理

西銘道理吾自從學二曲夫子時便欣然有會於心每一展讀一迴惶愧一迴激昂迄今三十餘年若卽若離若存若亡無論全量未副辜負天地生成之意卽其違負初心每一循省輒若天地之大無以自容爲之愧汗浹背者久之

程子謂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然則學不至於達天必於西銘不能深信無疑又如學不至於達天於西銘不能深信不疑却須實下苦心體認西銘是甚麼局量是甚麼工夫真知而實踐亦庶幾有知德之日

西銘實理煌煌如日月經天垂諸儒發揮詳悉似無
難曉乃竟有博聞見能文章知名當世稱名儒者
信不能及不知橫渠之前從無古人說到這裏如
何便劈空撰出此理朱子贊康節天挺人豪英邁
蓋世余謂橫渠亦足當此而無愧也

西銘是言大人之道盡得這道理方成得個堂堂的
大人物不愧天地生成之意

孝經一書以及六經四子中間言孝亦甚詳矣讀西
銘而更可悟大孝萬物一體立身盡性之義孝之
量到這裏始圓滿無漏耳惜無大君子統括經書

本此意依次第作一書以盡孝之全量也

西銘直是經天緯地萬古顛撲不破的道理聖人復
起必謂知言庶幾是矣資故又往變公不
學者但信得及西銘便可與言做人之道
書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此西銘前一
節之所自來孟子謂存心養性以事天此西銘後
一節之所自來然西銘說來却成徹首徹尾圓滿
中立的道理如黃帝採金鑄鼎鼎成而但見寶鼎
成象却無從指其爲何處之金真有洪鈞陶鑄之
奇此老胸中直是融天冶地矣崇敬卑法不足言

也

西銘言事天之道當如事親之道然裏邊却包一部孝經在內爲人不以此事天便辜負天地生成之恩爲人子而不以此事親豈不負父母顧復之恩故西銘一書雖非教孝之書而卽謂之教孝之書也亦無不可

皇極經世中間天然符契處不少而牽強配合處亦多蓋天地間道理是從乾元資始又却變化不測而恐不如此截然分段枝分節別又不如此聖人擬合而搭後配也人言周子太極圖說與康節之學

同出希夷今看太極圖說雖節次分明而義理渾融殊與皇極經世迥然不同以此見昔人之言未盡允也

周子之學自得於原本渾融者爲多康節終不免於泥象逐跡一泥象逐跡不惟於天道人事之渾然處未能昭合亦覺分枝別葉精神散於無用處多也且河圖衍易而四聖人獨歸之教人勸善戒惡洛書叙疇而二聖人獨準以經世宜人豈若康節比撥陰陽擬配五行於無可分比處亦強爲之分比也看來康節之學自是一種近理的格物象數

之學若曰聖學吾不敢知也

學旨小引卷十一

大學者大人明體達用之學也而古人卽自十五學之其父兄師長卽自十五責之何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其天地萬物一體之分量生而具之十五入大學則知識益開卽人爲大人之身矣自此而學大人明體達用之學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將來德成材達可爲天地生民之攸賴而人極於此立焉匪是者無論尋常庸碌未副人理卽才技聲華艷傳流俗究與天心民命無關其負此身者可勝言哉此古者大學之必責於十五時也余少也魯雖於大學一

書朝夕講貫而究之於格致誠正之實功修齊治平之實務茫然於胸不過入耳出口依文解義而已每視古大人之學邈若非我所可企及迨年二十有五從師問學乃稍知所爲格致誠正者皆吾人十五以後必不可旁貸之功所謂修齊治平者亦卽吾人十五以後不可旁貸之事縱力不能至亦斷當以必至爲期而一切聞見技藝未有不曾歸於此而可言學者奈知之也晚爲之也復無力迄於今若存若亡而不堪以自問也則時時自悔而若不可追茲兒勉年已踰冠兒功年亦將成童俱宜教之知大學正路矣

乃爲略取人品之大小邪正學術之異同偏全開陳梗槩以發其正知正見冀以吾之致恨於不早者令其早得聞之庶讀大學時不至疑明新止善皆古聖賢事渺然無與吾身而自小其身量也至於中間不無危慄惕懼之辭者固以二子者一鈍一浮非策之知自戒於泛濫褊狹終不足與知明體適用之大全抑實學術毫釐之差卽關人品千里之謬者本如是不容假借云爾

壬午清明後二日心敬題

之實務法然於則不主于高門終仁且必欲既已每
不容則前之爾... 亦實學... 映自妍... 其早... 財樂... 八... 則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口述 男

勉謹錄

同學 諸子 忝閱 及門 諸子 校

學旨

盡古今同此人即同此耳目口鼻心思古之聖賢非
必皆生知安行只是肯用力耳用力人何不能之
有而甘心以凡自域豈非下愚不移
做人須堂堂的學做個大人物方不負萬古一生之
身但學術自孔孟後門戶分裂幾於萬徑千蹊苟

非有格物致知之實功必不能辨大學正旨正旨
不辨則正路不明卽聰明向上之士亦且誤入他
岐成就出來不能醇全故做人要貴有大志而要
成就得這大志時須講求得學問宗旨頭項分明
乃不至適燕南轍

莫看得此身小只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古大人如
此者吾今亦如此莫看得大學難只此身心意知
家國天下要修卽修要正卽正要誠卽誠修齊治
平莫不皆然但無甘心讓善古人之心卽人人可以
明此體可以達此用試思我輩今日一旦欲從事明

新實功而心意知物不爲我格致誠正乎而家國
天下不爲我齊治均平乎善學者只須自奮自立
大學八條目盡天德王道之全功說來似覺驚天動
地然要之皆生人日用之必有事者今試問我輩
誰人一刻離得了身心意知誰人一日離得了家
國天下自十五入大學已將這格致誠正齊治均
平擔子責付我矣須合下承當一步一步照這路
實實走去除暴棄小成之心奮任重道遠之志質
美者造就出來庶幾成個有體有用的大人物縱
或才質不高亦不至如俗學之事理扞格讀終身

書而身心無關世教無賴也故吾輩讀大學不可
將八條目看作聖賢分上事要知皆人生日用之
實履須一一依他於日用間實落做將去
大學一書孔曾一片婆心爲後人指出內聖外王眞
血脉眞路程卽便是千萬世做人眞樣子故人生
苟不甘心以小人自居須是依此學去學乃成得
個大學人乃成得個大人後世學者讀孔曾書終
身矻矻孜孜至於日用視履全然不照這路程行
持我不知他讀此書時如何探討其宗旨把自己
身子又看作何等不惟枉讀經籍失聖賢垂訓婆

心亦且辜負此大人之身
讀大學而不依其功程行持我不責其枉讀聖經失
聖人立言至意祇傷其堂堂七尺而全不以大人
自命耳萬古一生而不知以大人自命可傷孰甚
於是

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世矣乃生我輩於今日
小成猶爲辜負此身況可苟且因循甘心暴棄
終身學而不適於實用非口耳章句之學卽情識意
見之學

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是以千百年不見眞

儒之效故吾人既費心力為學要須學明德新民
實學

無切於身心世教之學古人必不肯學故古者人材
不無大小而其學未嘗不切於吾身未嘗不切於
天世道我輩今日亦惟是當務之為急
與古來無窮聖賢同生於宇宙而德義無聞世教無
關泯然與草木同朽有識者捫心自忖豈不可愧
可憐

學所以學為人也做人苟且所學何事
好大學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耻者斯可矣有

耻則不甘於不學將來庶幾為好學人乎且不甘
心學小儒之學將來庶幾可望於大人乎
終日誦習古聖賢經籍而人品心術無感發興起日
新月異之效瞽史誦詩習記類耳白頭何益窮盡
五車何益故讀大學貴明大學宗旨尤貴身體力行
變化氣質

一切古聖賢垂經訓以示人無非教人成德育才無
論矣即朝廷懸爵祿以待經術之士亦豈欲人尋
章摘句掇拾支離粉澤之言便以為國家文治之
光耶以經書取士正欲士之通達經術以致用也

以策論表判取士正欲士之通乎古今治理習於
議論文章爲他日當官敷奏之具也奈何近來學
者旣無存心養性之功以爲建立事業之本所學
之學章句時藝外一切道德經濟之書並不肯講
究甚者視此等書若贅疣目此等人爲迂濶稍有
涉獵便以爲有妨舉業遇一好古之士輒擯譏排
謗之爲快嗟乎卽其循誦習傳學成腔調非不可
釣朝廷爵祿榮身而肥家獨不知清夜之間反心
自問果於聖賢立言垂訓本心何如於朝廷家設
科取士本旨何如又不知將自己存心行事與古

之學者一一對勘其邪正公私善惡是非何如苟
非病狂喪心當必有赧然自汗者

離人無已故明德以新民爲實用外已無物故成物
以成已爲本體蓋此道合人我合內外合體用合
道德事業一以貫之舉一固偏二視亦離故古者
大人之學明新止善合下全體承當到得學成業
著時人已共成時措咸宜極位育之全功裕參贊
之能事眇然之身渾然與天地同德蓋由其見得
學之大處真故其學之務處實而業之所臻其結
局處亦弘且備也吾輩苟不甘心以小人儒自居

豈可不急急辨明學脉

人配天地稱三才今之農工商賈無論卽我冠長裾
誦讀詩書者不知可配得三才乎舉世冒名失實
皆自滿自昧耳有識者能一返心自問便當有出
頭之日

讀孔孟書而毫釐不肯照他言語行持孔孟亦何貴
有此誦習之人再若借此文奸言而飾盜行是孔
孟之書爲後世借寇兵而齎盜糧矣天地本生爲
大人之身聖賢本期爲大人之學而甘心以小人
自棄其身清夜之間其何以自問於心乎

人生父乾母坤之身要成得個踐形克肖之子須是
以六合爲四國以古來大聖大賢爲君臣師友以
詩書禮樂爲憲典以孝弟忠信爲綱紀以居仁由
義窮理盡性爲安身立命之堂奧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仁爲己任死而後已

心外無事事外無理二氏幻空一切不免離事言理
俗儒依傍格套不免外心言事其於大學體用一
原之學相去天淵

明新止善一時俱到而其中本末始終却自秩然不
紊知此之謂知道學此之謂大學止此之謂止至

善

離成物不足以成已故學術不足以經世理物不惟
 算不得有用之學亦算不得有體之學外修已亦
 無所謂安人安百姓故事功不本於窮理盡性不
 惟算不得有體之學亦算不得有用之學
 與天合德謂之天德然天豈徒以無聲無臭為德即
 不見不聞之中而時行物生相禪於不已故天德
 以有用為天德與王同道謂之王道然王豈徒以
 立綱陳紀為道其一切損益措注原無非精神心
 術之運故王道必以有體為王道今時言學者皆

知盡性至命為天德矣天德誠不外於盡性至命
 但不識如後世所謂凝神定慮而不足以經世宜
 民之德其德果可為天德否今時論治者皆知發
 政施仁為王道矣王道誠不外於發政施仁但不
 知如後世所謂行惠布德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
 道其道果可謂王道否聖學不明言學者淺之則
 為訓詁章句深之亦止於佛老之空虛言治者卑
 之則為刑名法律高之亦止於五霸之仁義嗚呼
 大學明新合一一脉所以立天地之心作生民之
 命之淵源也三代而後學術治術支離如此何怪

世無真儒而治無上理乎今日安得有如孔曾其人一揭大學宗旨而明斯道於中天者

用卽體之用無用便體不成體體卽用之體無體便用不成用蓋體以用而名無用則體於何見且將以何爲體用以體而名無體則用於何本且將以何爲用故離王道而言天德便非天德天德未有不裕王道者外天德而言王道便非王道王道未有不本天德者

同一正心誠意卽家國天下而言正心誠意者爲大學離家國天下而言正心誠意者爲異學同一齊

家治國平天下本格致誠正而言齊治平者爲大學外格致誠正而言齊治平者爲霸術此學術毫釐千里之差辨之不精必至差入邪逕迷誤終身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入門第一義也

顏子一陋巷布衣耳論者以王佐許之者蓋德合於天之謂王王道者王者體天而行之道也王佐則謂其與王者一心一德可以佐王行體天之道耳顏子心不違仁滿腔子天理流行使他得時行道自然體天爲符典敦天敘禮庸天秩彰德悉合天命懲罪悉協天討卽其陋巷中視聽言動一一料

理得恰當之機緘便是他日料理人國家經綸措
注恰當的機緘也總之王道只是天德之妙用亦
只是天德之真用顏子不違仁便是顏子之天德
已具天德具王道自在其中矣豈不可以王佐許
之故周程皆諄諄教人學顏子之學也
精義入神卽在洒掃應對之間洒掃應對無非精義
入神之妙天理人事豈不同條共貫惟其有關雝
麟趾之至意自然有周官周禮之法度惟其有周
官周禮之法度然後見關雝麟趾之至意天德王
道豈不同條共貫

目前得失窮通之念不清卽他日計功謀利見小欲
速之根目前苟且便安之念不清卽他日怠荒叢
勝之根目前傲物侮人之念不清卽他日陵逼君
長暴虐下民之根目前踈進欲速之念不清卽他
日貪得競榮之根目前技藝聲華之念不清卽他
日園林臺榭狗馬聲色之根目前飾非文過之念
不清卽他日懷諫遂失之根目前喜佞惡直之念
不清卽他日親小人遠君子之根大凡種之非斷
未有苗之是者故曰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其要
只在慎獨

天德無私心王道無私行然非無私心如何得無私行而非無私行何以見其無私心天德王道不唯叫不得兩事亦並分不得內外本末真如乾元渾然而品物流行外乾元無以作流行之體非流行無以見乾元之用太極陰陽闔闢一機這裏那分得內外本末

自己一個身子尚不能使之就理得所如何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自己一個心尚不能使之順理清寧如何能使宇宙清寧一身一心者萬身萬心之準極故窮能獨善其身者乃能達而兼善天下三代

以後論者皆致憾於唐虞二代到隆熙皞之化不可再見不知其君若臣初不知欽明溫恭敬勝義勝之學安能料理得天下有時雍風動永清大定之休

不從家國天下上實練身心意知縱虛極靜篤頑然木石而已佛老之所謂德而非天德不從格致誠正中發為張施措注縱禮明樂備掇拾格套而已五霸漢唐之所謂道而非王道天德有體有用王道本敬本誠

實見得天地人物一體之義雖欲獨善其身而有所

不忍故二帝三王得行其道惟以立天地心作生
民命爲職務孔孟程朱不得行其道惟以明道淑
人立教範世爲心行
天地間只此生生不已之機生生化化於無窮此點
生機在人卽仁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學
以合明新正善於一爲大也孔門之學至於求仁
正是天德王道一貫之宗學者苟不能遽辨千古
學術之大小偏全與千古人物之大小偏全且須
體認仁之體用與孔門求仁血脉到見得明白時
自不難於論世知人

萬物一體之謂仁故王者以立達天下之人爲分量
吾儒卽宜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爲心行然學者
私欲蔽錮人已隔闕已久如何便能得根心推賢
不欲無加乎須先講明得萬物本吾一體不惟自
暴自棄者於吾分量有虧卽僅僅獨善而無與於
人物亦於己量欠闕庶幾遇人顛連昏蔽時不至
膜外視之側怛日生私吝漸去馴至火然泉達而
不難矣

從人物資始一元處體勘得明白雖昆蟲草木尚不
欲其失所矧民吾同胞乎故新民而必欲使斯民

無一人之不新亦只是明得明德盡耳

此心是經綸酬酢之本須教他清明虛融天理昭然自然遇事體有條有理遇事物無隔無闕

無事時此心天清地寧有事時此心流水行雲讀書時此心鑑明衡平遇事時此心春生夏長豈不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又豈不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無事則廓然大公遇事則物來順應動靜咸宜已物兼成知此者謂之知德見此者謂之見道學此者謂之學大人之學皆此者無論縱欲敗度功利刻

薄自棄於大道之歸卽言信行果亦不免吾夫子之所謂小人儒也

不明天命之性縱謹慎敦篤躬行實踐可謂之德而不可謂之天德故大學以明明德立學之真體爲做人本務

平常培養得生機圓滿到臨民遇事時自然油然盎然而一切鞠育栽培不啻慈母之於嬰兒

看得自己分量盡自然不度外視人度外視人必其不明自己分量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者一誠苟無其

誠則雖有政不行行亦不實王道安能不本於天德

中庸九經王道備矣然在王者本天德以行之則爲王道霸者假藉爲之卽屬霸術有爲無爲之間公私天淵迥別卽治理治效天淵迥別自然出於德漢祖唐宗最推三代以後賢主然謂之小康則可若語王道蕩平則非特漢祖粗豪不知王道爲何事卽唐宗一切設施措注極意模擬三代亦究之優孟之學叔敖徒倣像其聲音笑貌耳益其初原非有一民失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一切施仁

累善不過爲要結人心保得天下安固而已因收功高世主之名耳故當天下未平則淬厲其氣未嘗不宵衣旰食求言納諫孜孜太平之策及宇內已定外患盡弭遂不覺驕志頓起戒心盡忘一切宮室子女之毒溺愛偏徇之私且日滋日長而遽變其前度甚至不忍一時之小忿濟以好大喜功之侈心遶海一師殘民以逞而曾不知止總之水無源故易盈而亦易涸也且三代聖王皆有基命宥密之學一切張弛措置無非精神心術之運故君身正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萬

民無不正今無論漢祖之心學試問唐宗其基命
宥密之學果安在耶

經濟之書自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而外如經世八編
馮氏彙編合以名臣奏議武備志等書王者之治
具備矣然運而用之存乎心推而行之存乎才神
而明之存乎識舉而措之存乎力爲之不懈存乎
誠

從來治平之道不過厚生利用正德三項中間運用
之妙固存乎心然大綱細目古今異同之詳却須
逐一講過得其要領庶幾到臨事時可對症用方
通便宜民耳正未可藉口根心妙用不學無術當
人國事而誤人國家也孟子曰徒善不足爲政空
疎之病豈可不戒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Blank page with some staining at the bottom.

